

· 香 · 港 · 台 · 湾 · 与 · 海 · 外 · 华 · 文 · 文 · 学 · 丛 · 书 ·

古邸魂



香港 金东方 著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香港

87
I247.5
金东方 著
2507

BK 68 | 26

古邸魂

4121-4

古 邸 魂
金 东 方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阜新市印刷厂印刷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3插页 160千字
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阜新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20,000册
统一书号: 10355·707 定价: 1.90元



香港女作家金东方，原籍江苏常州人。肄业于浙江美术学院，其美术作品多次在港参展，并曾应邀赴瑞士苏黎世举行水墨画示范及个人画展。曾任电视台编剧及报纸副刊编辑多年，亦曾任教中文大学及浸会学院校外课程部多年。近年专事写作，曾在香港各大报纸、期刊发表艺评、特写、小说、散文等。其中在香港结集出版的有：画家评传《莫迪良尼》、文艺评论《艺海游》、歌剧和话剧《金东方剧作集》、游记《西行趣记》、历史小说《赛金花》、《逐鹿记》等多部。

序

高晓声

金东方女士从香港寄来了她的新作《古邸魂》校样，建议我替这部小说写篇序文。其实这纯是她的奇想，我哪里是作序的人呢？

一九八五年十月我在香港，和金东方女士有过几次交往。她祖籍常州，和我同乡，所以有许多可谈的话题。当时她把她写的一部小说《赛金花》送给我，想听听我的读后感。现在她写的这部小说《古邸魂》，其中女主人公冷慕诗的母亲恽秀之，也出身于常州名门望族，是清代开创“常州画派”的大画家恽寿平（南田）的后代。可见金女士念念不忘她的家乡，殷殷之情感人。她建议我写序，大概因由也出于此。

金女士的这部小说，可说是在时代的发展中，引起了一段历史的追忆。她努力把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，这对于小说的真实性有好处，特别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更容易使读者理解。

金女士是有文学才华的。可惜写得匆促，未能尽情，据她说是和创作条件有关系的。她很羡慕大陆作家的经济安定生活，她也希望改善自己的环境，使能够从容地写作。她会得到这样的环境的，她会写出让读者更满意的作品来。

目 录

楔 子.....	1
一、青梅竹马小无猜.....	5
二、隔江犹唱后庭花.....	17
三、夜半无人私语时.....	26
四、今朝都到眼前来.....	40
五、风雨不动安如山.....	55
六、少年十五二十时.....	66
七、翱翔冉冉上云霄.....	85
八、霜叶红于二月花.....	100
九、桃花潭水深千尺.....	119
十、孤帆远影碧空尽.....	140
十一、不如意事常八九.....	153
十二、天长地远魂飞苦.....	164
十三、正是归时不见归.....	179
十四、但愿长醉不愿醒.....	188
十五、弱质险遭狼吞噬.....	198

十六、柔肠一寸愁千缕.....	214
十七、孤帆一片日边来.....	231
十八、衣带渐宽终不悔.....	252
十九、蓬门今始为君开.....	262
二十、不叫胡马度阴山.....	280
二十一、东风无力百花残.....	285
尾 声.....	297

楔 子

澳门，位于广东省内香山县南端，是一个半岛，地形狭长、弯曲，状似人的一只左耳。葡萄牙人可并不说它是“澳门”，而是Macao。这个葡字并无特殊意义，发音又与中文原名毫不相干，是何缘故？

原来在四五百年前，葡萄牙这个南欧小国正处黄金时代，国土西临大西洋，航海业发达，民族性强悍，本土又贫脊，于是四出打家劫舍；十六世纪时，航海冒险家东来，到了当时人迹稀少的澳门。他们的船航到澳门南端尖角处，上了岸一看，好一派世外桃源、明媚景色！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？遇到了正在捕鱼的渔民，于是用手向北一指，借问这个半岛叫什么名称？

渔人也不懂他们的话，循着手指看去，指的正是妈阁庙，便如实告知“妈阁”，葡人误以为乃半岛名称，遂称澳门为Macao了。

澳门面积不大，只有五平方公里多，香港就在它的东北，只有四十哩之隔。

葡人见澳门地势濒海，民风淳厚，且处珠江口，是做买卖的良港，便临时搭些茅舍住了下来；那是一五五七年，值我国明代中叶。他们住久了，渐渐发现中国人机灵、善良、好客，竟比自己的家乡还要可爱，于是得寸进尺，作久留计。“澳门纪略”谓“……初仅茅舍，商人牟利者渐运瓦瓴椽桶为屋……高栋飞甍、栉比相望……”他们在澳门原有的古朴面貌之上，加添欧洲色彩的建筑，成为中葡文化融汇的小城，甚具特色。

明中叶时我国势强盛，葡人算借地而居；到清代末叶鸦片战争之后，清廷积弱腐败、昏庸颡顽为世洞悉，葡萄牙殖民主义乘机反客为主，霸占澳门，一八四九年强行宣布澳门为“自由港”。

为了防御英、荷海军的偷袭，十七世纪初，葡人就在澳门筑城墙。他们多聚于南湾沿岸和新马路南端一带。大街则是沟通香山县与澳门的孔道，所以大街北端筑有石闸门。澳门人称关闸是中澳边界，有中国关卡。闸门墙上有两个盈丈大的“澳门”两字，是明人的手笔。大街热闹异常。当地华人则多聚居火船头白鸽巢以西的海边，原居民多捕鱼为业。

葡人初来时，澳门人口只得五六百；到鸦片战争时，林则徐巡视澳门普查人口，华人一千七百多户，葡人七百多户，华洋人口共一万二千人。清政府被推翻之后，澳门人口增至十万以上。

前清时，从省里迁来定居的殷商巨富、名门望族多在南湾以北澳门中心地带的天神巷；如王家、曹家、岑家、宋家、何家等，他们的宅邸占地广袤，堪称辉煌巨厦。到了宣统年间，时移势转，窗户渐渐迁离该地，其中有些人家迁到

文第士街去了。

文第士街在澳门东部偏北，道路笔直、僻静，属高尚住宅区。它以前称作龙田村街，因为它位于旧时的龙田村内之故。

清朝时，龙田村是个茅寮木屋、短垣低瓦的淳朴的古村，只得百余户村民以竹篱木栅为界，村里街道纵横；有座金钟山，山上多坟墓，村口还有一座武帝庙和福德祠。道光廿八年，澳葡兵头亚马留从水坑尾辟一条道路经龙田村背后直出马交石、黑沙湾而达关闸，道路所经之处田园悉遭蹂躏、坟墓多被掘毁；到了光绪初年，以葡萄牙人文第士为首的富商伙同传教士渐渐收购龙田村土地，并建立战胜荷兰纪念碑（十七世纪中叶，荷军自黑沙湾入侵时，被龙田村民击退），四周移植花木，称“得胜花园”；又把园旁田地填平，用来操兵。

光绪末年，澳葡强迫村民卖屋，勒令迁出，庙宇焚毁；龙田村于是成为废墟。到宣统年间，澳葡又将地皮分块出售给富裕的华人建屋。其中富户之一的岑家，也在文第士街物色了一块近万平方呎的土地购下，盖了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，题作“怡园”。他们请了葡籍建筑师来负责建造大宅，门前用希腊式圆柱，走廊门楣圆拱形，其他如窗户及石子铺小径等，全属欧陆式样；唯花园则仿照苏州园林格式。园距不大，也建有一座小假山及凉亭等，倒具有中西合璧的情调。

一九一二年，老爷岑宗庚率领全家从天神巷迁进怡园居住。但是岑家在怡园只住了二十多年，就发生了轰动全澳的大变故，岑家也就风流云散了。迄今四十多年来，怡园成为一片荒园、一座古邸，并无岑家人居住。因为年代久远，老

街坊很少提起岑家沧桑，行人路过古邸门口，也见惯不怪，少人查问。

如今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，澳门逐渐向寸舍尺土的香港看齐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从地上冒起来。文第士街如今也已经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道旁停满了汽车；往昔宁静幽雅的环境不复存在。唯怡园似已被人遗忘，依然那样衰败、凄凉。

有一天，突然怡园那厚重的长了锈的铁门旁悬起一块“振邦建筑公司”的招牌，木板围起地盘，挖泥机、起重机开进了怡园，准备拆古邸、平荒园，动工兴建新型的二十层大厦了。据说是建筑商远赴伦敦，找到了岑家女儿下嫁的邝姓后代，鼓其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好说歹，以一笔可观的代价而成交的。

不绝于耳的打桩声，将沉睡在老人们脑海中的记忆敲醒了，当年岑家的巨变，又复在人们的口头流传，比当年更加耸人听闻，更加神秘莫测；讲的人眉飞色舞，听的人低回三叹、啧啧称奇。

白头宫女说前朝，难免加油添醋，甚至无中生有，文第士街的上年纪的老街坊亦不能例外，传到最后，可能与实情相去十万八千里。笔者与岑家的常州籍姻亲份属世交兼同乡，颇知岑家变故详情，决定费些笔墨将事件真相还其本来面目。

一、青梅竹马小无猜

清末民初，澳葡政府在澳门创办了几所学校，南湾的“雷秀书院”是其中之一。十年后雷秀书院改为男女混合初级中学，并加以扩充，附设小学及幼稚院，占地约一万多平方米；成为规模大、设备全的名校。课程方面中、英、葡文兼收，数、理、化、史、地并重，音、体、美俱备。雷秀书院教育格式严谨，每年为社会输送不少有为的人材。

雷秀书院是所谓的贵族学校。就读的学生，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富裕。人们在闲聊中若得知对方子弟在雷秀书院攻读，就会流露出钦羡之色。

春天来临，学校开学了，中学一年级特别旺，本来有十四名学生，其中两名是女生，下学期开学又加了一名男生。年龄自十二岁到十六岁不等。他们之中，少数人幼时曾经进过私塾，因此国学基础比较好。对教师，学生们在尊师重道方面一点也不含糊。不过下了课，少年们顽皮起来可也不含糊。他们喜欢给老师起外号，从那些外号起得一针见血和谑而不虐来看，可知他们思想的敏捷和幽默了。比如葡文老师

脚短、肚子大，走路蹒跚，偏又喜欢穿一身黑西装、白衬衫，那外衣还经常敞开着，于是学生们为他起了个外号叫作“企鹅”。前清举人国文老师喜欢穿一生长衫，他的头总是向左略歪；若是有什么事令他兴奋起来，那头歪得越甚，听说是做气功做坏的。于是学生们为他起个外号叫作“六点零五分”。

周四下午第一堂，照例是作文课。同学见国文老师进教室时，那头歪到六点零七分去了，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是哪位同学作文做得好，令他开心？果然，他向着女同学冷慕诗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：

“上星期第一堂作文题《一寸光阴一寸金》，冷慕诗同学的分数最高，九十一分！”

全班同学的眼光都投向冷慕诗了。自从去夏开学以来，这位女同学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说她美吧？并不见得，另一位女同学何灵芝比她娇俏；善于辞令？她甚至很少开口；活泼吗？简直静如雕像；高傲吗？她又很怕羞，很容易脸红。然而，无论她周围有多少脸庞，你的目光总停留在她那里；或者看的人不好意思了，扫视一下别处，不久又回到她那里。是何缘故？谁也说不上来。

这一会儿大家当然要借此机会恣意将她看个饱了。一如以往，她因为害羞而低下头来掩饰两颊泛起的红晕，却不曾掩饰心头的喜悦。

“冷慕诗同学的文章”六点零五分清清了清喉咙，昂起他的歪头，继续道：“结构严谨，从主题、气势、情怀、语言等各方面来分析，均属上乘之作；并且行文简洁而委婉，通篇散发着温良、谦恭的心性。下了课大家不妨传阅一下——不过诸位请注意，读冷慕诗同学的文章不可粗枝大叶急读，

应该净心、沉静地缓诵，才能够领略其中的韵味。”

六点零五分赞够之后，才坐下来打开《中庸》，说这一堂作文改为国文，同学一听乐了。国文老师开讲：

“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；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”

学生们无不正襟危坐，用心听讲，至少表面上是如此。一下课，六点零五分走了，同学们远远地将冷慕诗围在中心，忘了传阅她的作文。诙谐的郭亦非一边吃他的“老婆饼”，一边摇头摆脑、扬抑顿挫地吟哦：

“一寸芳心一缕魂，芳心赢得君子魂；‘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’也！”

“哈哈！‘远之则有望！’”开朗的邝尚武捧着篮球，却不去操场显身手，接了一句。

“‘近之则不厌’嘻嘻！”郭亦非续罢，将最后一口饼塞进嘴里大嚼，作了个欲行近慕诗状。

冷慕诗大窘，红着脸、低着头，心想这班新同学与马路上的登徒子没有两样，几次想冲出重围哭回家去，但是缺乏勇气。

何灵芝注意到岑琥的脸色变了，心里掠过一阵微愠。

“请教阁下什么意思？”岑琥以沉重的步伐、挑战的态势趋向郭亦非：“说！”他有着一副壮健的体魄、轮廓分明的相貌，目光炯炯，嘴唇线条显出一种坚毅的神气。

郭亦非其实对冷慕诗并无恶意，随口开开玩笑而已。他见岑琥来势汹汹，马上堆个笑脸：“没什么特别的意见，顺着作文题目的韵脚和六点零五分的课文随便胡诌，我赔罪，你老人家可别动怒啊。”

岑琥本来是动了怒的，听他这么一说也就罢了，讪讪地拿过邝尚武手里的篮球拨弄，顺势落台。不料站一旁观望的矮小黝黑的赖进财阴阴地加了一句：

“就是‘远近皆宜’的意思。”

岑琥一听冒了火，迅即将手里的篮球往郭亦非脸上猛掷过去。

“岑琥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郭亦非躲过了一球不禁愕然，冷不防又让岑琥一拳打倒在地，碰得桌椅乒乓作响；教室里顿时乱了，众人推推挤挤地出了课室来到操场。一路上赖进财犹在郭亦非耳边轻声道：

“冷慕诗是他的什么人？岂有此理！”

虽然小声，却被邝尚武听到了，骂赖进财道：

“你这家伙明知局势已经张弩拔剑了，还推波助澜，唯恐天下不乱！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赖进财冷笑一声，鹰钩鼻下那尖而薄的嘴唇向下弯了弯。

来到操场，岑琥对郭亦非，邝尚武对赖进财，捉对儿打了起来。何灵芝是看客之一，见岑琥为了冷慕诗挺身而出与人拚命，有点不是滋味。眼看打下去要四败俱伤了，赶紧到办公室去报告校长。

冷慕诗见教室里空无一人，这才起身哭着回“鹅眉巷”家里去向妈妈诉苦。

鹅眉巷在新马路西南，两条路是平行的，中间隔有一座高岗，其上是“圣约瑟修院”。鹅眉巷很短，屋子都是有院子的中式平房。冷慕诗家租住的是独门独户有院子，座北朝南的并排两间屋，一间作书房兼画室，一间父母卧室；窗下是

花坛，种些时花，两棵小树；朝东并排两间，一是慕诗卧室，一间用来吃饭和起坐；朝北则是厨房和杂物间。站在院子里抬头朝东北望去，圣约瑟修院巍然矗立在天际；环境朴素、幽静。

慕诗走进院子，见母亲正在收衣服呢。她噘起小嘴奔了过来，投进妈妈怀抱里抽抽咽咽哭了起来。

“怎么啦慕诗？谁欺负你啦？”母亲秀之放下衣服，一手抱女儿，一手轻轻抚摸着她吃惊道。父亲冷尊我从画室走了出来，见状道：

“还没到放学时间就回家来，出了什么事呢？”

“老师赞我的作文……”

“我早说啦！你那篇文章老师准喜欢——那便怎样呢？”冷尊我道。

“同学们取笑我，呜……”

秀之反而淡然一笑。女儿有才难免遭人忌；她将女儿扶进房去休息，一边劝道：

“这事不值得生气，妈炖了一锅鸡汤，回头多喝一碗。现在你先洗把脸、看看书吧。《儒林外史》看了两个星期也该看完了吧，嗯？”

冷尊我摇了摇头、笑了笑，还回到画室，站在画桌前对着昨日才画完的一幅梅花沉思，想着要在右下角补上一块石头，压一压画面，使之更稳重些。妻子进来了，不以为然道：

“题首七绝落个款，比石头好多了。”

“对！你快来题诗吧。”

“人家好心献计”秀之笑道：“你倒图个现成。”

“画家管画，诗人管诗嘛……”

“岂敢！”话虽如此，她其实早已有了腹稿，随口吟道：“屈铁为枝玉作芽，惯经冰雪闹繁华；自从闲却和羹手，来写春风第一元。”

“好诗！好诗！”尊我赞罢，就将笔递了过去。秀之且不接，一个转身，笑着到厨房去了，将生好尚不够旺的小炭炉端起，把炉门对着墙根的一个猫洞取风，代替扇扇子。炉子果然大旺；她又将一锅鸡汤炖上炉子去。尊我跟了进来，见状大喜：

“咦？这法子好！‘你倒图个现成’！”

老饕管吃，厨娘管烹嘛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冷尊我一家原籍常州，前清时，祖上外放广东作官，故而他们年轻跟着长辈来了广东落户，一晃二十年了。两夫妇四十上下的年纪，只生了独养女儿慕诗。冷尊我在圣心书院教国文，课余画国画，一手设骨花卉飘逸潇洒。妻子恽秀之系常州名门大家闺秀，是清初名画家恽寿平后代，善诗词，也能画几笔。平时却只相夫教子，一家三口乐也融融。

冷慕诗面前虽然摊开了一本《儒林外史》，心里却想着刚才学校里发生的事；年纪虽小，她看得很清楚：岑琥维护正义，郭亦非心无城府，邝尚武正直，何灵芝暧昧，赖进财阴险！

赖进财一手捂着流血的鼻子，一手挽着书包，一瘸一拐地到了福隆街家门口。四户合住的二楼二底，大门敞开着，他妈妈福嫂正在门里和同住的赵二婶为小事论理呢。她见了进财那样子，又心疼又恨他不争气，赶紧将他推进屋里，用浸过冷水的毛巾敷在他鼻子上止血，一边就掀起梢牙厚唇数